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經
進詳註

昌黎先生文

六

顧廷龍題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經義詳註

昌黎先生集

顧廷龍題



據北京圖書館藏

宋蜀刻本影印版

框尺寸悉準原書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七首 序八首



與鄭餘慶相公書

言賻孟郊事餘慶以節鎮興元軍奏郊為叅謀郊挈其家行之節鎮興元次于號州閬鄉暴疾卒買棺以歛輿歸葬于東都郊素貧餘慶以幣如孟氏賻且遣使來商其家事故谷以此書公時為考功郎中補註鄭氏兄弟謂郊之妻兄弟也余娶為興元尹奏郊為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閬鄉暴卒元和九年八月葬以十月費皆出鄭相及郊書所往還者以其余財贍給其家云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

欵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
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
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
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郊弟鄧鄧時在湖州未至先與相
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鄭氏
配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
氏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
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

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
宣愈再拜

與素滋相公書

唐史素滋字德深蔡州即山人憲宗即位拜為相
補註
公元和九年所與興元尹鄭相書云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以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而此書云前太子舍人豈其年紹述服除後公薦於素邪然紹述未嘗為素客獨公和鄭相山南詩云樊子坐賓署則知樊嘗依鄭于興元矣

伏聞賓位尚有關負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
宗師樊澤之子宗師字紹述有墓銘在集孝友聰明家故饒

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

一疊諸弟字

皆優贍有餘

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
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
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辭句刻深獨追古
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一作
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
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
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
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
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
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公綽字寬夫京兆華原人憲宗時徙鄂
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
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
吾儒生不足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
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
曰公所以屬轡負弩豈非兵事耶若襁
我容則兩郡守爾何所統壹哉以公世
將曉兵吾且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惟
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
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
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
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自問其
家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
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岳軍每戰輒克

後公綽卒被讒為李道古代還不預平
蔡惜夫補註公綽斬馬祭死士正在鄂

岳時而柳氏叙訓新舊
傳以為在襄陽時誤矣

淮右殘孽尚守窰巢

元濟有申光蔡三州窰巢據淮水之右孽庶子也

環

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一作難語莊子曰劍士瞋目而語難

注云勇者憤然語齊難滋也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

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月

一作日

令走

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

左傳卻縠閱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

則也使

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

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

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踴死之

士

踴也徒初切莊子曰怒則分背相踴溫公云柳氏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

爭盡為圖圍人索其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

馬之白合駑馬之性必殺之按愈與公綽書殺馬乃在鄂岳時叙訓舊傳皆誤也新史承之亦

誤按公綽為鄂岳在元和九年為襄陽長慶三年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

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

於用聽於下風

莊子孔子曰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

稠多也漢灌夫稠人廣衆寵薦

下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

之司命者

孫子兵法曰將者國之司命安危之本也

不在彼而在此

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

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

再拜

再荅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

頓三州之地

靡散也音縻

蚊蚋蟻蟲之聚感况堅煦

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

兇豎謂吳少陽也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有董重質者勇悍善兵乃表請

元濟主餒音於禁

切食音祥吏切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

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荆襄許潁淮

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國

一作議圖

握兵之將熊羆羆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

戶剛者切

獨閣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

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

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

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一作閑

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
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
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
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荀子曰仁人之兵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此一字無小寇安足置撥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

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
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
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
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

補註

詳見公論淮西事宜狀矣中丞

裴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軍既還
奏進取策多合上旨進刑侍元和十年五月也
其後討蔡不利羣臣爭且罷兵獨公與度意合
獻淮西事宜宰相惡之自中舍降右庶子十一
年五月也十二年八月三日卒從度于蔡十二
月執元濟以獻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
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焉惜夫

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可字有否計已與裴

中丞度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

宣愈再拜

谷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唐史田弘正字安道憲宗時以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事見田氏廟碑

補註洪正始名興為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之兵馬使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

子懷諫自立委政家奴蔣士則衆乃推引正主平洪正因約將士獻魏博具衛

澶相之地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尚充魏博節度使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

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已曾附狀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
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
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
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閑一作間粗述下情忽奉累帑示問辭
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
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
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唐史李絳字深之元和六年為相十年
出為華州刺史於公為同年友一作李
實非補註絳元和六年十一月自戶侍
拜相尋以足疾求免九年罷為禮尚十
年二月為華守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
誥故有宿直舍之語絳碩德大且公
同年故其
相好如此

曰

一作
比

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夙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

一作
倫

懦弱昏塞不能奮勵

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殫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

公時為
中書舍